

09月 沉默的怪物逃避一切

城堡因五年一度的三巫鬥法大賽即將到來而熱鬧起來，而菲比·費森登的世界仍一如往常地運轉著，除了一封由貓頭鷹郵局帶來的信。

「——我不喜歡說重話，但我要鄭重地警告妳，菲比·克莉絲·費森登。今年妳要是再故意不寄信回家，並且又不替妳爺爺準備哪怕只要五英鎊價值的生日禮物的話，下學年開始妳休想拿到一分一毫的零用錢。——對妳非常生氣的媽咪梅西。」

沿著折痕重新折起手中還沾著麻瓜香水味的粉嫩信紙，貝娜·萊特小心翼翼地將紙張塞回信封袋中，帶著一臉的緊張湊向坐在床邊的菲比：「超不妙的，貝娜覺得菲比的媽媽感覺真的超生氣的喔？那個，爺爺的生日是什麼時候？之後我們不是可以去活米村嗎，到時一起找找有沒有能當禮物的東西？」

「嗯……」一如往常緩慢的回應，菲比皺眉重新閱讀了一次母親充滿警告的信件，只覺得自己稍微被城堡帶動的雀躍感像是被澆了一盆冷水那樣熄滅，心情盪到谷底——她並不是真的在乎零用錢的事情，雖然那也非常重要。

無聲嘆了口氣，她把信紙粗魯地塞進自己的背包中，這才回應貝娜的疑問：「在下禮拜……來不及。」

「欸、不會啦——稍微遲到一點的話也沒關係吧？」顯然相當擔心的貝娜慌張地提議：「因為、貓頭鷹的速度也不能保證對吧？所以會有誤差……這樣說起來，如果不去活米村，現在從郵購目錄上挑禮物然後填家裡地址的話，說不定也能準時送達！」

「妳還真擔心我的零用錢？」

「不是啦——貝娜擔心的是菲比被罵耶！」貝娜露出有些不服氣的表情，伸手理平菲比翹起的瀏海：「真是的……我們等一下上課的時候去問莉琦吧？最新一期的應該在她那裡，順便能問她對禮物有什麼——」

貝娜的聲音被猛然打開的房門打斷，兩人的室友帕爾米菟晃著雙馬尾探頭進來，朝她們眨了眨眼：「妳們果然還在這裡——已經要上課囉？」

「啊——！」貝娜立刻跳了起來，一把抓起自己的背包：「不小心聊到忘記了，我看看……還有五分鐘，菲比有記得帶黑魔防課本嗎？已經帶了？哇啊啊，要用跑的過去了——」

※ ※ ※

基本上，菲比根本沒聽見克蘭西教授在說什麼。

儘管不是第一次和其他人一起在走廊衝刺趕著上課，但暑假日夜顛倒整整糜爛了兩個月的菲比早已沒有上學期末時的體力，從雷文克勞塔衝下樓梯再奔往黑魔法防禦術教室對她而言是可怕的酷刑。

如果是平常，她肯定會選擇進被子裡睡過課堂，但克蘭西教授與維傑卡教授是菲比心中最不好招惹的教授前兩名，再加上幾個月前黑魔法防禦術測驗上的小摩擦，菲比不得不出現在課堂裡頭——儘管昏昏欲睡的她根本什麼也聽不進去。

更慘的是，今天還不是純理論課程。

能讓她好好入睡的桌椅被推到一邊，雷文克勞與史萊哲林的同學們嘖嘖喳喳地低聲討論著什麼，一面排成歪七扭八的藍綠列隊。

菲比揉著眼睡眼惺忪地被貝娜帶進列隊，從身旁飄過的東方藥草味讓她知道琥珀排到了自己身後，她困惑地張望四周問道：「現在要幹什麼？」

「欸、妳沒聽到嗎？」身前的貝娜明顯嚇了一跳，她連忙轉頭替菲比解說：「接下來要輪流對付幻形怪——就是，會變成我們恐懼的東西的某種奇獸，然後我們要用『叱叱，荒唐』這個咒語對付牠。」

確實，在自己嚴重恍神的期間，班上同學似乎有跟著教授複誦過這個咒語，音節在菲比昏昏欲睡的腦中殘留了些許印象。她點了點頭，慢吞吞地從口袋抽出魔杖嘗試：「叱叱，荒唐……嗯。」

「還不只這樣。」貝娜迅速看了一眼隊伍前端，她的面前是莉琦毛躁的綠色後腦杓：「好像要很久……嗯，總之，施咒的時候要想著好笑的東西，這樣才能把牠們變得不那麼可怕。」

「……好笑的？」

「因為幻形怪怕笑聲。」身後的琥珀開口了，抓著菲比的長袍湊向兩人：「所以要把牠們變成好笑的東西，笑出來以後才可以擊退。好笑的東西我可以想很多喔？暑假的時候我看了一本同人誌，裡面每個人都用歌劇的方式在說話——」

「這樣啊。」菲比打斷開始偏題的琥珀：「所以……進去，施咒，笑？奇怪的奇獸……」

「但是，問題是不知道會看見什麼……」貝娜苦惱地說：「要是超大的蟲子——光想想雞皮疙瘩就起來了！」

確實，那種東西不管誰都會覺得噁心，菲比在心裡悄悄附和，跟著隊伍前進了一步。慣例的，貝娜與琥珀隔著她討論起關於蟲子的話題，而這個話題又被琥珀帶偏，講起日本北海道幾乎沒有

蟑螂的事，菲比的心思也跟著兩人一來一往的對談飛向遠處。她想起一小時前母親透過貓頭鷹郵局寄來的信，困擾地皺起眉來。

祖父的生日禮物——正是明白這個日子快要到了，菲比才刻意不寫信回家，好讓沒有貓頭鷹的家人無法回信催促。然而她太天真了，也不曉得母親是怎麼說服一個巫師帶她進入斜角巷的，夾帶著母親怒氣的信還是強硬衝進寢室窗口，逼迫菲比面對這個討人厭的事實。

其實這件事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像往年一樣無視就好。她確信母親不會達成信裡的誓言，即使母親真的決定斷絕她的金錢支援，父親也一定會苦笑著偷塞一些英鎊給她，她根本不受威脅，母親堅持要她和祖父打好關係這件事才是她真正困擾的地方。

費森登家的每個人都知道，家中最年老的長輩伊格納茲·海伍德一點也不喜歡孫女菲比·費森登。

儘管臉孔都模糊了，但菲比還是有些與祖父愉快相處的記憶的，那是在她從未展現過任何神奇的力量，與黛比只有大人膝蓋那麼高的時候。她們兩人會坐在祖父的腿上，聽識字不多的祖父用有些破碎的句子讀著繪本，到後來祖父會在只有短短十個單詞的頁面裡靠圖片講上好幾分鐘，最後她們兩人記得的都是祖父版本的童話故事，說給鄰居的孩子聽時還被嘲笑了很久。

到現在，菲比就連祖父讀過哪些故事都記不清了，殘留在記憶裡只有三人的笑聲、黛比在看見仙子精靈插圖時驚嘆的表情，以及過瘦的祖父那雙坐起來不怎麼舒服的大腿而已。

接下來有關於祖父的回憶，只剩下一連串陌生的背影、緊閉的門板，和異常冰冷的聲音。

祖父厭惡不平凡的她，菲比實在不了解為什麼母親從不放棄想修復他們的關係。有些時候，包含現在——菲比會忍不住惡意地揣測，也許母親是害怕在公公眼中失去地位，畢竟她生下了祖父口中的『討人厭的怪物』，如果不好好相處的話，有天她也會被拒於門外——之類的。

儘管她知道自己的猜測一定是錯的。

吁了口氣，菲比煩躁地抓起自己頭髮把玩。不知不覺他們已經來到關著幻形怪的布簾前方，講台前的巧克力比開始的時候還要少了許多，教室不知不覺被某種微妙的不安氣氛環繞。

「到妳了，萊特小姐。」

隨著克蘭西教授的呼喚，貝娜深吸了一口氣，握著魔杖小心翼翼地鑽入布簾中。菲比剛到唇邊的『加油』還來不及說，就這麼卡在舌尖，被她默默地吞了回去。

「貝娜會看見什麼？」琥珀再度抓住菲比的袍子，伸長脖子試圖看見布簾內的景象：「沒有動靜，如果是巨大蟲子的話，應該外面也會看得到。」

「肯定不是。」菲比咕噥。

「那會是什麼？貝娜的恐懼。啊……菲比的又會是什麼？」

「我……」會是什麼？菲比的腦袋一片空白，她覺得自己知道答案，卻又不認為那會是正確答案。避開琥珀彷彿會刺人的視線，菲比迎上面前克蘭西教授的目光，忽然感到一陣緊張，她好希望自己剛才選擇繼續盯著琥珀。

「費森登小姐。」明明貝娜還沒走出布簾，克蘭西教授卻和菲比搭話了：「我本來以為妳這學期專心很多，看來只是我的錯覺——感謝梅林讓妳有一群好朋友。」

是該感謝，菲比悶悶地想。

「我希望有一天我們學習怎麼應付山怪的時候，妳至少會知道自己要面對什麼東西，否則那隻山怪就會躲在信封裡面寄到妳家去——我是指，妳的成績單。」克蘭西教授一面嘲諷地說著，一面推了推眼鏡，視線瞥向一旁的布簾：「……到妳了。」

菲比緊繃的神經頓時放鬆下來，她轉向剛走出場地的貝娜，發現她雙目通紅，但仍擠出笑容開口鼓勵了菲比，接著快步走向一旁。望著貝娜晃動的馬尾，菲比皺起眉頭，趕在被克蘭西教授催促前進入布簾。

就像被下了咒語般，四周的噪音變得沉悶而遙遠，世界只剩下菲比與面前的老舊箱子。

她輕點魔杖，箱子碰地一聲彈開，有什麼東西迅速竄了出來，在菲比來不及跟上的下一秒變成了懸浮在空中的一隻手，粗糙且帶了許多傷痕的細瘦手指指向她錯愕的臉孔。

粗糙的、帶了厚繭的、細瘦的手指。

從手指到手掌都佈滿皺紋，指甲被修剪得歪七扭八，連接手腕的手臂看起來細得一捏就斷，能清楚看見青色血管的纖細手臂一路延伸到上臂附近，最後消失在一個彷彿在空中被劈開的狹窄黑色空間中。

她記得那是誰的手，她過去曾見過一模一樣的場景。當爺爺伊格納茲第一次拒絕她進入他的房間時，正是從門縫伸出他那隻好像隨時都會斷成兩節的手臂，一面用殘忍的話語驅趕她，一面憤怒地將指尖戳向她的前額。

……為什麼只有手臂呢？

「叱叱，荒唐。」

手掉下來了，摔在地上變成一條看起來困惑不已的蛇，那隻蛇吐著蛇信，搖晃腦袋張望四周，接著開始追著自己的尾巴緩慢繞圈。

明明是相當可愛的場景，但菲比笑不出來。

她蹲下身看著那條蛇在地上爬行，咒語的成功對她而言毫無實感，反而更像是待在夢裡那般虛幻。菲比伸手想觸摸那隻蛇，但這東西的真身是幻形怪這點阻止了她的動作，她舔舔乾燥的唇角，起身離開這個空間。

「菲比？」琥珀對著菲比的背影呼喚，但菲比沒有理他，她刻意踏著和平時差不多的緩慢步伐穿越人群，抱緊從桌椅間撈回的背包。

如果沒有笑出聲的話就不算成功吧？菲比思索著，悄悄將目光投向台前的克蘭西教授。幸虧教授似乎不會在這堂敏感的課程上多說些什麼，也沒對她的「失敗」發表感想，這讓不擅於應付克蘭西教授的菲比稍微鬆了口氣。

有多少人是成功的呢？她不禁感到疑惑，畢竟在恐懼面前施展咒語就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了，還要能立刻笑出聲來的話，怎麼想都是天方夜譚。

在恐懼面前……

菲比皺起眉頭，她盯向關著幻形怪的布簾，想起現在應該是阿倍野琥珀待在那裡面——那個阿倍野會看見什麼？不知怎麼地，菲比感到非常的好奇，如果她現在還站在布簾旁的話，她幾乎會伸手偷偷掀開一角，看看那個彷彿跟眾人之間隔著一道玻璃牆的男孩究竟會害怕什麼？

最後她沒有上前偷窺，琥珀一臉平靜地走了出來，課程也在十幾分鐘後結束，同學們在鈴響中嘖嘖喳喳離開教室。

「菲比——不去餐廳嗎？」站在交叉路口，貝娜一臉疑惑地看著走向反方向的菲比。

「寄信。」菲比面無表情的回答，她晃了晃手中那封母親的信：「趁她學會寄咆哮信以前。」

貝娜立刻笑了起來：「這可比找貓頭鷹寄信還要難——那樣菲比還會來餐廳嗎？貝娜要幫妳留午餐嗎？」

「都可以。」

「我知道了——會送到妳的床頭的！」

聳聳肩告別貝娜，菲比邁步往雷文克勞塔前進。

※ ※ ※

所以，為什麼幻形怪只變成了記憶裡那隻手腕，而不是祖父本人呢？菲比思考了一路，卻始終沒有確切的結論。

也許這只代表了比起祖父本人，她更害怕自己被祖父拒絕的那一瞬吧，那份記憶殘留在腦中，最後被幻形怪用這種方式呈現——是這樣嗎？菲比總覺得自己想多了，也許那只是因為幼小的自己能記憶的事物有限，幻形怪才忠實呈現她短暫人生中最害怕的一刻……這跟前面的結論有任何不同嗎？菲比煩躁地發出嘖嘖聲。

仔細想想的話，像這樣分析自己才是最愚蠢的。

菲比在無人的寢室裡輕哼一聲，一古腦將自己行李箱裡的東西通通倒在床鋪上。各種平日用不到的雜物立刻佔據了她的床單，空氣中還飄著沈澱在行李箱底部兩年多的灰塵與小紙屑，一盒麻瓜迴紋針散落一地，在去年的王十字火車站外收到的廣告傳單飄飄盪盪地飛向室友的桌邊。

簡直像是垃圾箱，菲比幾乎能想像貝娜進門時驚恐的叫聲與表情。

她無力地垂下肩膀，拎著空箱子茫然地望著雜物山好一會，才勉強伸手準備從裡面挑出一些足以當做禮物的東西。

最好是只有魔法世界才有的、特別的物品。她想祖父或許不會喜歡這種東西，但梅西等人看見從沒看過的物品時，肯定會覺得她相當用心——大概吧？菲比不負責任地想著，把多出來的一隻土撥鼠抱枕夾進腋下，然後拾起兩捆魔法膠帶、三個納特、一隻巧克力蛙、一顆在交誼廳撿到的多多石、一枚寫有「COAST」的鈕扣、一條自動清潔抹布、一隻從沒用過的羽毛筆、一頂已經變得枯黃的草莓寵物造型帽，通通塞進她前幾天郵購雜物時附贈的伸縮紙箱裡頭。

滿意地看著自己的成果，菲比拿起一捆羊皮紙在紙箱外頭纏繞了好幾圈，接著貼了一張紙草草寫上家裡的住址與祖父的名字，接著從抽屜裡抽出一張原本打算在聖誕節使用的賀卡，猶豫地停下動作。

該寫些什麼？菲比空白的腦袋裡除了最基本的「生日快樂」外再也想不出別的，但梅西又可能對她只寫了罐頭祝福這點發怒，這讓她無比困擾。

祖父不喜歡她，他們完全沒有相處的必要，菲比不曉得該怎麼做才能讓母親明白這點。比起菲比，黛比的親吻和祝福顯然更重要許多，也許自己寄回家的包裹還會壞了祖父一整天的好心情呢？

但是，她這回會動手寄包裹回家，本來就不是為了要替祖父祝賀，而是想應付麻煩的母親——以及「克服」對祖父的「恐懼」。想到這裡，菲比便對自己的隨意釋懷許多，她提筆用比剛才工整許多的字跡寫上祝福。

生日快樂。

就連落款都沒有，簡單到不行的生日卡，用的還是她身上最便宜的黑色墨水。

但菲比非常滿意，她把賀卡綁上包裹後隨意放在床邊，接著揮手將床上所有雜物掃到床尾，自己則向後倒進柔軟的被窩中，抱起枕頭旁有些髒兮兮的土撥鼠抱枕翻滾。

她才不怕祖父！是的，沒錯，幻形怪證明了這一點，她害怕的不過是那天祖父將她轟出門時指著她的那隻手而已，雖然她不太明白那是為什麼。

既然不害怕，那麼送禮什麼的也是小事一樁，她才不在乎祖父想不想要收下，畢竟她只是遵從母親的命令而已，對。

沒有什麼好擔憂的，不管是祖父的反應、母親的反應、暑假和祖父碰到面時可能會有的任何狀況、禮物的下場、黛比的嘲笑、父親為難的臉龐……都沒什麼好擔憂的，她盡力了，不是她自願的。

雖然她平常不太計較這種事情，但畢竟祖父也好多年沒給她生日禮物了，這很公平，沒什麼需要擔心，沒什麼需要害怕，這一切都很合理。

「啊——好煩……」

她真希望明年暑假可以不用回家。

※ ※ ※

捧著邊角被撞凹了一塊的沈重包裹，文森特·費森登站在門前做了三次深呼吸，這才抬手敲響自己父親的房門：「爸？」

沒有回應，就好像這扇特別破舊的門後什麼人也不在似的，文森特嘆了口氣。家中三樓以上的空間都是屬於父親的，他也不是那麼喜歡走進這裡打擾自己年邁父親的生活，但總是有這種必須和對方面對面溝通的時刻。

「爸——我要直接進去囉？」

拉開嗓門這麼喊後，文森特便不再等待父親可能一輩子都不打算給的回應，伸手直接轉動門把，老舊的門發出咿呀聲響後被緩緩推開，一股熱氣撲面而來，迫使文森特在門口停下腳步。

「老天，現在才九月。」他看著已經被點燃的壁爐喃喃自語，躊躇半晌後邁步走向坐在壁爐前凝視火焰的老人：「爸？」

「你沒把門關上。」老人頭也不回，用沙啞的聲音開口：「去關上。」

「現在才九月——」

「關上。」

揉了揉鼻子，年過三十卻像個小孩一樣被責罵，無奈的文森特只能按照指示關上房門，一面唸道：「這樣很熱，我想這對身體不太好，梅西一直在擔心……噢，算了……」

爐火前傳來冷笑聲，伊格納茲·海伍德從爐火邊站起身來，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還要蒼老、細瘦、嬌小，混濁的天藍色雙眸彷彿沒有聚焦，一頭稀疏白髮貼在腦袋上。他伸手扶著沙發邊緣前進，文森特抬手一副想要攙扶的模樣，但卻沒有真的觸碰觸碰對方，擔憂的表情在伊格納茲順利坐下後才解除。

「我還不用你露出那種表情擔心。」伊格納茲抬起眉毛厲聲說道，一邊用微顫的雙手替兩人倒茶：「覺得熱的話就喝茶……已經冷了，多好。冷茶，配熱得出汗的房間，還有你的抱怨，哈。」

「噢，謝謝。」文森特言不由衷地道謝，他把一直抱在懷裡的包裹放到茶几上，決定直接進入正題：「給你，你的生日禮物。」

「上帝，你們早上就已經把禮物給我了，那件新的衣服還掛在那裡，看？還有我們面前這組茶壺，記得嗎？我可不記得你有健忘症，文森特，還是你已經比我先老了？」

似乎很滿意自己說的笑話，伊格納茲在說完後便自顧自地笑了起來，手裡的茶因此濺了一些出來，直到文森特再次開口：「不是我們的，是菲比的。」

伊格納茲的笑容在臉上凝固，接著緩緩滑落，空氣中的高溫彷彿一瞬間降低了許多，文森特忍不住清清喉嚨補充道：「我們寫了信，希望菲比也給你一點生日禮物，所以……」

「——不需要小惡魔給的禮物。」伊格納茲厲聲打斷文森特。

他重重放下自己的茶杯，這回裡頭的茶水毫不憐惜地濺出了一大半，沾濕他佈滿青色血管的手與茶几。

「簡直壞了我一天的好心情，文森特，這是誰的主意？」

「爸……」

「我知道，是梅西的主意，或是黛比。兩個小女人！噢，不，我想不會是黛比，肯定是梅西。」伊格納茲不屑地冷哼，他瞪著被放在兩人中央的那只包裹，露出一副包裹裡被塞滿牛糞的神情：「不需要，把它帶走，警告梅西不要多管閒事。她哪裡都好，就是這點足以讓我扣她一百五十分，文森特。」

「不管理由是甚麼，這是菲比準備好給你的生日禮物！」或許是妻子遭到批評的關係，文森特忍不住也強硬起來：「我不會收回去，因為這就是你的生日禮物，至少也看看裡面有什麼吧？」

「還會有什麼？從她那神奇學校寄來的東西，肯定只有一大堆可怕的、魔鬼般的邪惡物品！」伊格納茲粗魯地說著，一點也沒有想要拆開包裹的意思：「你瘋了嗎？竟然要我收下這種詛咒的禮物，我保證我收下以後，我的壽命大概只會到明年我的生日以前！」

「你才瘋了！」文森特大大翻了個白眼：「天啊，爸，你能別這樣嗎？只不過是份禮物！你已經無視那孩子好多年了，你不只黨比一個孫女！」

「我倒是寧可我只有黨比一個孫女！」

爐火劈哩啪啦燃燒的聲音成為房間裡唯一的聲響，文森特僵硬地看著伊格納茲，覺得自己受到比任何時候都還要嚴重的傷害，後背的衣衫被汗水染濕了一大塊。

「我以為你至少會知道不該說這種話。」許久，他才顫抖地開口：「我以為……你知道，我不曉得……菲比要是聽到……」

「這你不用擔心。」伊格納茲別過臉，重新拿起自己的茶杯：「她早就聽過了。」

「她聽過了？」文森特不敢置信地拔高音量：「她聽過你這樣說！你親口對她說過！」

「在她還是個小不點的時候就說過了，不然你以為呢？」伊格納茲冰冷地道。

「但她什麼也——」

「她什麼也沒說，我知道，因為她根本無動於衷。」伊格納茲抬手指向文森特進門的方向：「就站在那裡，我說了，比你剛才聽到的都還要多，但她無動於衷，你女兒的個性你肯定比我更清楚吧？她就只是盯著我看、盯著我看……令人渾身發毛的、恐怖的小女巫。」

文森特只覺得渾身發冷：「我以為你只是無視她。」

「我盡量只是無視她。」伊格納茲瞥了一眼文森特：「得了，我的天啊，文森特，別露出那種表情，你都已經幾歲了？我已經算不清了，我的算數一向不好……夠了，我會拆開它，你要是真哭出來，我馬上把這個包裹扔火爐裡。」

為了阻止自己的兒子把事情進一步複雜化，伊格納茲放下茶杯，一臉厭煩地抱起那個包裹：「看看這個粗糙的包裝、亂七八糟的字跡……」

「她是有點不認真。」文森特揉了揉眼眶：「但至少她做了。」

「真是寬容，不是嗎？你跟你姐姐一樣，太好說話，太寵愛小孩。」粗魯撕開層層疊疊的羊皮紙，伊格納茲慢吞吞地說道：「費森登孤兒院……充滿愛心的教育者，可惜好人不長命，倒是像我這樣的討厭老頭活了這麼久，膩到不行……」

文森特吸吸鼻子沒接話，關於姐姐克莉絲的話題經常在伊格納茲沒話找話說時被提起，明明兩人都不是很樂意回想起美好的克莉絲的。他看著被伊格納茲隨手扔在一邊的生日賀卡，忽然想到菲比曾在信裡問過他一個叫做斯坦利的男孩的事情。

腦中浮現十多年前那個麥髮男孩抓著克莉絲手哭泣的模樣，文森特一直對自己沒能收養那個孩子感到惋惜，而那孩子正是因為伊格納茲的反對和怒罵才無法踏進他們家中的。

當時為了不惹怒父親而妥協的文森特從沒想過，有天那些怒罵會從一個有神祕力量的小男孩轉移到自己的女兒身上。

也許當時應該不顧一切收養那個男孩，那麼菲比就不會為了自己的特別而寂寞了吧？

文森特的思考被猛然站起身的伊格納茲打斷。

「呃，爸？」發現自己的恍神，文森特連忙坐直身體，卻回想不起自己錯過了什麼，「怎麼了嗎？菲比的禮物……噢，那是土撥鼠嗎？那個是玩偶還是抱枕？我想黛比會喜……爸？」

伊格納茲沒有答話，他低頭看著自己掌心的某個物品，臉上是文森特曾在很久以前看過的神情——鮮明的恐懼。他清楚地記得，自己上一次見到父親露出這種表情，是好多年前菲比頭一次在伊格納茲面前施展魔法的時候。

他吞了吞口水：「那個……」

「為什麼？」伊格納茲說出來的話音在顫抖：「為什麼這東西會……那個小惡魔是怎麼——為什麼——」

「——為什麼科斯特的鈕扣會——」
